



樱花结

□ 牟海静

煦暖的春风撩动着大地的衣襟，芳草吐绿，春花含笑。樱花山上，游人如织。一向喜欢出游的我，却迟迟不肯动身，一直在“云”赏樱花。

我初识樱花，是二十多年前。“五一”新婚，婆家院子里有一棵树，开满了浅粉色的花。那重叠的花瓣，没有桃花艳丽，没有杏花脱俗，更没有玫瑰娇媚。说它朴素，它又上着淡妆；说它用心装扮，它却美而不艳。微风吹来，一片片花瓣在阳光下微微颤动，似有几分少女的矜持，又有几分少女的娇羞。

我在花下迷醉着，久而不动。

“这叫樱花。”爱人说。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养花大王，是村庄苗圃里首屈一指的技术员。

那年天气冷，樱花开得晚。往年一般是四月开花。因此，我才赶上了花期。

十年后，爱人意外离世。我在挺过了几年的“阴云难散”之后，那棵樱花树、那个院子仍然是我伤心垂泪的诱因。

有人说，樱花的花语是热烈、纯洁、短暂。樱花生命很



短暂，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7天，整棵樱花树从开花到全谢，大约两周。人生短暂，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和美丽，即使死了，也无怨无悔。

我那相濡以沫的爱人，就是在最好的年华猝然离开，他也像樱花一样灿烂过。人和花一样，短暂地灿烂后，随即凋谢，留给世人无尽的牵挂和感慨。

我思念那个院子。那盛开的樱花和樱花树下那张年轻而刚毅的脸时常浮现在我眼前。我又害怕回到那个院子，很怕。

又18年后，再回老家，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劝我把将近二十年的悲伤和思念埋藏于樱花树下。境不迁，时已过，也该放下了。

儿子从爷爷口中得知，

院中那棵樱花树叫松月樱，一种晚樱品种。我仰起头，仔细看那一簇簇樱花，白里透红，红中透亮，薄如蝉翼，美若天仙，又仿佛透着某种灵性。那重重叠叠的花瓣间不时闪烁着几颗红点，那是一个个还没开放的红色花蕾，红得耀眼，红得让人心动。我又摸了摸樱花树干，它又粗又壮；摸了摸那紫褐色的树皮，它平滑而有光泽。树皮上那一道道横纹好像似闭非闭、若隐若现的眼睛，那目光温柔且平和。这棵樱花树长大了，甚至说老了。有些东西逝去了，有些东西会永远闪光。

有风吹来，花瓣如雨。仿佛有什么东西眯了我的眼睛，我紧抿嘴唇，不由自主地别过

头去。

“妈，我给你拍张照吧！就拍一张樱花雨，再不拍，这个春天又要过去了。”儿子说。

“好！我争取接住几片花瓣，你要抓拍哦！”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挤出几丝笑容。

人一辈子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，一件完了，一件又来。所以，这样那样的结是结不完的，生命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。否则，岂不是平淡无奇、寡淡无味了吗？

我想起网络上那每一张脸都绽开了樱花一样的笑容。那些赏花人把对当下生活的满足和对生命的向往赋予镜头，赋予谈笑间，成为那长长的樱花道上最亮丽的风景。

下个周末，我也要出游，去爬樱花山，实地赏樱花。

马莲台上槐飘香

□ 孙德明

近日，我同文友来到临淄马莲台。举目望去，沟壑上下，到处绽放着一片片雪白。串串珍珠般的铃坠，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，鲜亮亮，玲珑剔透，十分精巧别致。春风徐徐，远看，犹如满树的蝴蝶翩翩起舞，令人心花怒放，禁不住猛吸几口空气，随之有一股淡淡的馨香扑入鼻孔，沁人心脾。

沿沟壑向南行百米，左侧便是石海。站在山坡之上，通观整个石海，其状呈“S”形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形态逼真的波浪石，使人仿佛置身海边，甚至听得到海浪拍击的喧响，亦真亦幻，真乃鬼斧神工也！

沿着崎岖小径，迎着醉人的槐香，径直向马莲台方向而去。

关于马莲台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明朝年间，临淄城内有一个姓钟的官吏。他厌恶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与勾心斗角，弃官归隐，过起了躬耕田亩、亲事农桑的日子，自称稷山居士，后人称他为钟居士。传说，还有一位麻脸老妪，与钟居士共同为当地百姓做过很多善事。

那时，正值仲春时节，钟居士嗅着阵阵扑鼻的槐香，来到了马莲台，见这里沟壑纵横，槐树成林，串串洁白的槐花泛着诱人的奇香，禁不住陶陶然。

后清兵征伐，所到之处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山外的百姓，携幼扶老如惊弓之鸟，四处避难。

“赶快到马莲台上来吧！”百姓们听到二人召唤后纷至沓来，但见马莲台上彩虹飞舞，百姓们不顾一切地逃到这里。数日后，清兵退去，硝烟散尽，马莲台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百姓们回到村里，互相询问躲到哪里去了，回答众口一词：“马莲台！”人们惊得目瞪口呆，简直不敢相信一座小小的土台，两间狭窄的草庵，竟藏下了几千人！更奇怪的是，人们竟然谁也没有见到谁。

“槐林五月漾琼花，郁郁纷纷醉万家。”站在台顶极目远眺，但见东、西、南三面，群山逶迤，唯北面豁然开朗，整个临淄城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尽收眼底。俯瞰台下，沟壑环绕，槐花如雪。这槐花真是有灵性的花朵啊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山野菜

□ 魏发堂

一把翠嫩的苦菜洗净，带一点儿淡黄的根，山柴在土炉中野性地燃起，火苗舔着锅底，末端生出丝丝缕缕蓝色的烟，一小把黄豆经不住山泉水的翻滚，慢慢变熟，扔入苦菜，下入澄黄澄黄的玉米糝子，慢慢熟透，见黏黏糊糊起来，丢一点盐进去，端了下来。

一家人争先恐后，盛入蓝边碗中，去咸菜缸翻腾出来几枚纤细的红萝卜腌菜，人均一条，绝配！味蕾已是全开！初始，黏稠适口的粥热，得慢慢转着碗喝，随着小心翼翼缓缓地转碗，滋滋溜溜，确实捺不住食欲！慢慢，粥凉下来，口感恰到好处，呼呼啦啦，满屋子都是喝糊涂的声音交响起来！

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今天，喝一碗山野菜点晴的玉米粥，感觉绝美。何况自恃腹得菜根、百事可做的壮怀！

苦菜来自山的那边，我的家乡，一个珍藏在绵绵群山中的古老村落。

这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周末，回了趟老家。

山谷幽静，偶尔响过几声鸟鸣，层层梯田，正沐浴着这初放的春光，一派万物复苏的景象，最先倾泻春意的杨柳树，微风中随风张扬，左右逍遥！

天，乍暖还寒，冬似乎还在不甘心地退却，但经不住眷顾乡下的阳光的热情，挡不住季

节前行的节奏。

来到阳光充足的山坡，选几块相对肥沃的梯田，去那高高的石堰根脚，翻开枯草落叶，阳光下，见三五株六七株或七八株苦菜抱团，挤在一起。大概被掀了保温的被子，苦菜们在春风中瑟瑟发抖，紧挨着泥土处，裸露着嫩嫩的洁白，一副羞怯怯、陌生生的姿态。

用小刀小心剜起，轻轻放入荊条小筐，然后再翻被再寻找，在轻松和愉悦中打发掉两个时辰，收获满满，心情爽爽，还是故乡，奉献总是无私却豪放！

满怀惬意，在一处阳窝里懒散倚坐，俯瞰一番山脚下渺小的村落，蓝子里洋溢的苦菜的原生态的清香，一下润染了我，往事回味无穷。

妈妈在世的时候，便常常做野菜粥、野菜饼贴补生活，还常常讲述关于奶奶、关于野菜的故事。

爷爷早逝，奶奶用一双小脚，独自支撑一个大家，父亲兄妹六个，又因奶奶在娘家是独生女，也便还要赡养娘家的我的老姥爷，这边，还有我的曾爷爷。村里人说，你奶奶的命，比苦菜还苦！

困难时期，年成坏到极致，久旱不雨，粮食几乎绝产，地里野菜被挖光，各种可吃的树叶绿植，被采食得芽都来不及生。能吃的苦菜、曲曲菜等几乎绝迹，更不用说榆钱儿、洋槐花、野五加了。最后，连

那难以下咽的荆种也难以找到了……

奶奶一个人携一大家，逢了这般年景，整日愁容满面，为一日三餐犯愁。一双小脚，费劲周折，去山上采些野菜回来，炖一锅稀薄的野菜汤，撒少许的玉米面，大人喝稀的，留锅底稠一些的给小孩。后来，野菜一叶难求，连平日烧火用的玉米蕊也用石碾一遍遍碾碎，用箩子筛过，煮饭充饥。再后来，连家族坟地里一棵独有的大榆树也剥了皮，按户分了，用以渡过饥荒。话说榆树皮小时候我也吃过，黏黏的，有嚼劲，垫饥。

有一天，家里实在没什么下锅，我的曾爷爷一大早挎一个篮子去了深山，太阳落山了才在众人的饥肠辘辘望眼欲穿中回来，疲惫不堪却还面带满足。那筐里装满野菜，是属于有一股怪怪的味道的一种。奶奶欣喜若狂，匆匆用山泉水洗了又洗，开水焯了那菜，然后淘了又淘，待味儿稍差，下了锅去，一家人总算忍住苦涩，饱食一顿。然而，隔不久，肚子难受，眼也肿成一条缝儿。这玩意儿植株不高，开花结果像一只只鹤头，好看葱郁，却进不得食谱！

而今丰衣足

食，苦菜、曲曲菜、蒲公英等，进得人们食谱，冠以营养药用之名，身价大增，吃野菜变为了忆苦思甜，找找新鲜的感觉，并非刚需！

野生的五加叶儿、榆钱串儿、甜滋滋的槐花、身姿丰满的核桃花无不清进厨房，或与豆粉搭档，或清拌，或和了面煎饼、蒸窝窝，做法多多，只是为了品味，追求天然和野性，已非昔日，用以维系生命。

陆游有诗，名《食野菜》，共享：

野蕨山蔬次第尝，超然气压太官羊。

放翁此意君知否？要配吴粳晓甌香。

